

琴台客聚

會常務副主席身份出面，上海作家協會作為一個接待單位代安排所有行程，是最好不過的。

後來因為柏楊要求探望王若望事件，覺得茹志鵬刻意不作安排，使柏楊非常不滿，對茹志鵬大有意見。

對柏楊探望王若望的事，茹志鵬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是這樣表示的：「另一位台灣作家應鳳凰女士曾提到要見王若望，我可以很坦白地說，當時王若望不是在上海，我確實不知道，但是我說王若望不在上海，這是我對，是我撒謊了。但我的動機是基於保護王若望，因為王若望已經很為難了。他這個人的人格又很像兒童。你三句話引他，他什麼都可以講，是很坦率的一個人。」

茹志鵬進一步說：「若是讓柏楊見王若望，也許柏楊有很多東西可以寫，但會給王若望留下什麼呢？也許他的處境會更困難。於是我拒絕讓柏楊見王若望，這是我對，我向柏楊說了謊。」

柏楊後來寫道：「上海作協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謝，如果不是他們代訂旅館，我和香華可能無處可住，就在茹志鵬女士宣稱王若望不在上海的當天，我就告訴她，我以後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協本來指定一位年輕作家陪同到全國各地的，也請他

柏楊與茹志鵬的矛盾(下)

們取消。」此後，柏楊要單獨行動，人地生疏，不免碰釘，他寫道：「他們之中一位是復旦大學教授，安排二十三日在復旦舉行一個座談會，我高興能受到邀請，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一時半，我在旅館等候，他們派人來接。可是時間已到，我衣帽整齊，正襟危坐，每一次門鈴聲我都認為是來接我的，直到三時，還沒有消息，不但沒有人來，而且沒有一聲通知。」

主要是雙方缺乏溝通的途徑。柏楊事後也覺得拒絕上海作協的協助，是一個「魯莽的決定」。

我與柏楊夫婦及茹志鵬都是好朋友。我一九八三年與茹志鵬及她的女兒王安憶一道參加應屆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活動完了之後，我在愛荷華大學進修英語，所以翌年即在一九八四年可以與參加應屆「愛荷華寫作計劃」的柏楊、張香華夫婦敘晤。柏楊是我神交已久的台灣作家，這次在美國中西部小城愛荷華意外邂逅，喜出望外，返港後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

我覺得柏楊與茹志鵬的矛盾，說破了只是大家對彼此處境及社會背景不了解所造成的。後來柏楊一九八九年出版大陸行《家鄉》的回憶錄，選把茹志鵬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訪問記附在書末，俱可見他的磊落胸懷！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八)

大地遊走

瀋陽是遼寧省省會，她是中國重工業基地，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今天，我冒着寒風細雨來到瀋陽市內一個博物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講述的，就是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這段期間，東北人民抗擊日本軍隊的歷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原因，我們上溯到一八六七年，當年日本明治天皇推行改革維新，國勢日強，為掠奪他國資源，於是積極展開對外侵略。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日皇提出「大陸政策」：「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東北三省）。」

要推行「大陸政策」，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就是第一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自行炸毀南滿鐵路一段（位於中國東北境內，鐵路權為日本所有），強指是中國軍隊所破壞，並以此為理由炮轟瀋陽。次日清晨，瀋陽落入日軍手中，這就是「九一八事變」。其後，日本繼續進軍，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進入博物館了，人不多，凝視着牆上張張照片，段段解說，我在國破家亡的悲痛中默然無語，苦淚在心裡緩緩流淌……此時，牆上八位勇毅剛烈的女戰士照片讓我駐足在此，八張黑白照片訴說着「八女投江」的事跡。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向東北抗日聯軍某部主力發動攻擊，八位女戰士本有機會撤退，但為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她們主動對日軍發動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瀋陽之二

進攻，最後部隊主力安然脫險，八位女戰士被日軍重重圍困，彈盡糧絕，她們寧死不屈，義無反顧攜手投江。面對八位女戰士的英勇壯烈，日軍指揮官感嘆嘆：「中國女人都怕死，中國滅亡不了！」

向八位女戰士深躬道別，我繼續向前走，這時，眼前一雙訴說着他的忠厚熱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讓我無法不仰視着他——他就是東北抗日聯軍抗旗人——楊靖宇將軍。「九一八事變」後，楊將軍帶領聯軍在自然環境極度惡劣的東北深山老林抗擊日軍，戰績彪炳。一九四零年二月，楊將軍的聯軍支隊被日軍狼狽追擊，同行戰友全部戰死。有人向他勸降，他說：「我是中國人哪！不能做這樣的事。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中國就完了！」他孤身一人，彈盡糧絕，在零下三十度的林海雪原中，不屈不撓與數百日軍周旋戰鬥五天五夜，最後在日軍槍彈下壯烈犧牲。

日軍把楊將軍遺體開頭剖腹（頭用以在街頭示眾），剖腹則是他們要知道楊將軍這幾天吃的是什麼，結果發現胃裡面全是樹皮和棉絮；日軍見此無不動容，日軍將領更仰天長嘆：「中國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英雄！」

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用歷史堅定有力地告訴我：先烈們的頭顱和鮮血，開創了我們今天和平安定的日子。請問，我能不好好守護着她嗎？我能不好好努力，貢獻社會，報效國家嗎？

仰望長空，壯懷慨嘆：國家的和平安定彌足珍貴，祈盼全國上下攜手為國效力，讓我們子孫後代都能在這樣和寧靜的國土上生息不絕……



■真英雄——楊靖宇將軍。 作者提供

爽姐私語

平日很少來往，甚至未試過約聚，亦未試過好好地聊天，卻又似可以溝通，心領神會對方生活如何，精神狀態如何，工作如何，知道了便可以，的確不用見面也覺安心！

與麥景婷、呂頌賢這一對相識有數十年了，兩人敬佛茹素好多年，呂頌賢早年返內地工作，已經建立自己工作室，他愛好潛水運動，生活正派；而景婷已很少參與幕前演出，常參與佛教活動，生活悠閒自在，二人世界生活簡單平靜。

我和景婷是臉書上的朋友，她不高調，但生活中值得記下的點滴，她又不介意放在臉書和認識的朋友分享。

這一對去年疫情之前，花了一年時間籌備了一個「春、夏、秋、冬、海、陸、空」生日之旅，一天之內經歷四季天氣，交通循環包括船、車、飛機，的確是體力和精力的考驗！他們去了加拉帕哥斯群島，形容那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來源地，被譽為地球「最後的伊甸園」，熱愛潛水的呂頌賢的潛水員夢想的水下世界，豐富的海洋生物，那是他朝聖之地。兩人途經南美洲和歐洲。三個星期的旅程，感恩的是完成旅程回港疫情才爆發。

這對朋友的旅程，是十分之難忘，好多年前因為出外景而遇上車禍受傷，至今留下了很多後遺

生日之旅

症的麥景婷，有那麼好的伴侶相隨，必把握機會珍惜眼前所得到的一切，她深深地記着每一次不容易得來的機會！

回想起那一年，一九八八年，她與余綺霞（霞女）、賈思樂一起去澳洲外景遇上車禍，霞女和她受了傷，她傷了臉影響了眼睛視力，霞女則昏迷了個多月，甦醒過來卻留下了後遺症，影響了語言能力，但她仍勇敢面對一切，並準備離港讀書，卻又不幸患上癌症，一年後離世。車禍奪走了霞女的生命。也奪走了麥景婷的健康，幸有呂頌賢的關愛，二人於一九九九年於關島低調舉行婚禮！她深刻地體會到幸福來得不易，至今仍然要面對受傷的後遺症，所以她必須令自己堅強、平安地生活，珍惜所有！



■呂頌賢、麥景婷去了一個難忘之旅。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黃海振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最關鍵時刻，冒天下之大不韙，關世衛組織的水喉，受到全人類的強烈譴責。特朗普在疫情未大規模流行時說，肺炎和流感差不多，完全不必驚慌；健康的人不必戴口罩。甚至不懂裝懂聲稱自己對病毒非常了解，結果錯過抗疫的最佳時機，令美國不得不承受本可以避免的浩劫。手忙腳亂的白宮在事實面前變得一籌莫展，於是先後利用國會通過了2萬億、2.3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但由於數千家美國銀行擔心承擔太多法律和金融風險，決定不參與對小企業的救助計劃，白宮更冒著前所未有的風險實施「無限寬量」的經濟刺激方案。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債務已經超過25萬億美元，已經是進入事實破產；加上此次4.3萬億美元，並準備「無限寬量」，顯然是吃「子孫糧」走「不歸路」。

當中國於今年初對武漢實施封城、出動軍警把守交通要塞、防止染疫者帶毒離城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直言指責中國「違反人權」、「限制人民自由」、「打壓反對聲音」等等，冷血言論與無恥無知的思維，充斥整個世界。他們更加譏諷武漢方艙醫院簡陋、將病人當豬狗，是侵犯人權，盡數中國的不是。唯當日本、韓國相繼爆發疫情，歐洲20多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相繼加入疫疫同難會，美歐學習北京實施封關時，卻稱他們是「果斷鎖疫」，顯顯他們心靈深處的醜惡。同樣出動軍警封城、「捉拿」染疫人士，他們稱共產黨藉疫情鎮壓人民；到了美歐卻變成軍人協助抗疫、穩定民心。

特朗普是典型的西方政客，上任以來，明目張膽、公開地叫囂實施「美國優先」，對前任的外交政策、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及環保、伊朗、古巴等問題的協議一一推翻。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將奧巴

馬定性為「拖累美國經濟的罪魁禍首」。為了污蔑北京，一直將「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掛在嘴邊，企圖上演現代冤案。殊不知由於白宮的疫後後覺，美國海軍「羅斯福號」等多艘航母均出現幾百人感染。「羅斯福號」艦長克羅澤澤不得不致函軍方求救，信件曝光後，令白宮炮製「中國病毒」不攻自破；因為中國人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登上美國的航母的。

隨後，「羅斯福號」艦長克羅澤澤竟然因為寫信求救成為辦事不力、遭受革職的罪證；荒唐至極的決策成為國際笑料。特朗普一方面死撐美國確診病例急增是因為檢測有效，中國疫情受控則是因為武漢公佈的數字有隱瞞。直到美國疫情失控，白宮發出的官方確診病例及死亡數字受到廣泛懷疑。當美國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加上缺乏病毒檢測試劑等，準備要放棄超過65歲的病人時，外界方知道美國的真正疫情比人們想像的嚴重得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已經公開承認，去年底美國有超過1萬的流感死者，其實就是死於新冠肺炎。

眼看美國新冠肺炎患者快速突破100萬，已完全超出美國的能耐，疫情完全失控的背景，屢屢決策犯錯的特朗普無視現狀失控的疫情，一會兒稱「已經見到曙光」，一會兒又說「疫情已經見頂」，凸顯他考慮的是「連任」、「推卸責任」，以及盡快「復工」，企圖用最劣劣的手段化解管治危機。有美國學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撰文直斥其非，不顧百姓死活、蓄意淡化危機，應該對美國的失控負全責。反觀北京，經過嚴峻考驗、付出巨大代價後，已牢牢地控制好疫情，渡過危機，並迎來轉機。在G7外長、G20峰會視頻會議上，其他成員國一致性拒絕了美國將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的要求，凸顯在國際輿論強大壓力下，儘管特朗普極盡希望用鍋中國，但最終還是不得不放棄「中國病毒」的說法。

吃「子孫糧」走「不歸路」

通過這次「檢驗」，國際社會完全扭轉美國人所宣傳的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肯定中國防疫經驗值得借鑒。而中國積極支援其他近百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等）抗疫，對世衛、非盟等提供緊急援助，既出錢也出力，對比美國只懂得讓過於人，對全球防疫沒有作過任何貢獻，甚至和強盜一樣截留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已經導致國際傳媒和社會的普遍反感，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合格的全球領導者」，而中國正通過援助各國抗疫，致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受到全世界各界人士的讚賞而成為全新的事實領導者。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霸主地位，但由於綜合整體實力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自然水漲船高。經過這場疫情的考驗，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和治理體系的優越性更加突出。無論美英等等如何傲慢與偏見，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北京實事求是、務實的工作作風，完全不同於西方強加於人，已得到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中國現在是第一製造大國、第一貿易大國，並將很快地取代美國成為第一消費大國，使全球經濟變得離不開中國。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3%，疫情後的經濟復甦變得只能依賴中國，而不是美國。

特朗普為了爭取連任，根本不在乎疫情會不會繼續惡化，急於下令解除封城，可能導致更多的美國人受染疫、死亡。而其寧願犧牲長者也要保持經濟正常運作的論調，證明其是一個冷血、無知的動物。美國政府口口聲聲尊重民主自由人權，一場疫情就將其虛偽和野蠻本質暴露無遺，也說明其平時講的統統是騙人的鬼話，事實證明，美國人的極端自私自利，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權。美國對老弱病者尚且見死不救，又怎麼可能真正關心其他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不同種族的民眾尚且不能一視同仁，普世價值又從何談起？

路地觀察

和朋友談開，大家對復課的期待原來也很不同。

我笑說我和太太一直以來也支持復課，由於孩子從小也甚少染病，尤其上學後，所以我們不太害怕病毒傳染的概念（幼稚園時期無論是爆腸病毒或流感，也沒有我們的份兒。關於三歲前處理好身體，生病時不壓抑自衛反應，三歲後不會生病的理論，可以看看我們的舊文和書本）。從宏觀角度看，本土個案開始消失，小孩本身的感染率及併發率不高，而且其他地方如台灣復課了，也沒有社區爆發，一有個案就讓個別學校關閉，情況也沒有轉壞，反而才是合情合理的處理。現在於家裡已關了多月，孩子身心其實也開始不健康，接觸太多電腦，過少正常的社交活動。

而很多人已耐不住，一個月前已頻頻外出，社交接觸其實在戶外郊外、單車徑一早已恢復

復課與否的家長兩難

就一定出事，其實也真的屬言人人殊的看法。

不過，復課最大的現實問題是口罩，孩子長時間佩戴會否不舒服？年紀小的沒有人時時提醒，一抓開亦未沒戴無異，家長會否很擔心？最重要的是，基層家庭若不夠口罩，學校又能否無了期提供？這些都是要先解決的問題。

在校吃飯亦是學校的着眼點，教育界一直是傾向不一起吃，預防交叉感染。但其實有家長又覺得若孩子在外用膳，更難追蹤源頭，反正都一起上學了，不如一起吃，一離開學校就要他們回家。

這幾天餐廳酒樓都回復從前光景，人人沒有口罩邊吃邊談天，若真的要爆發，其實早就開始傳聞了，以上屬個人觀察。政府如何以冷靜、令人有信心的方法，一步一步公佈復課時間表，以及配合的措施，在未來一個月才是真正的關鍵。

鵬情萬里

香港和內地疫情緩和勢頭逐步趨同，雙向解封的曙光漸現。此刻，回看漫長的居家抗疫歲月，沉澱在許多人記憶中的場景，有彷徨、焦慮、揪心，更多的是長時間宅家的難得體驗。

在平常最為珍貴的時間、最為匆忙的腳步、最為難得的團聚面前，人人都成了暴發戶。沒有了朝九晚五的催促，沒有了半推半就的應酬，也沒有了故作忙碌的敷衍，卸掉妝容的人生，真實到不願意攬鏡。好似退潮之後大海忘記漲潮的海灘，沙灘裸露，亂石嶙峋。密佈的藤壺裡積澇的海水，在高溫的蒸騰之下，釋放出濃郁的腥臭味，難聞到要屏住呼吸。白色細密花紋的貝殼，隨意散落，陽光之下，熠熠閃光，由此生發出的開通感撲面而來，如沐春風。

人的適應性遠遠超出自我預期。睡到自然醒後，修煉廚藝、挑戰舞蹈、客廳跑步、隔窗對酌，新的生活習慣開始養成。性格中的優缺點，在狹隘空間和無盡時間的雙重逼下，空前集中地顯露出來。婚姻是最好的試紙。疫情緩和之後，各地預約結婚和預約離婚熱線不約而同地爆滿，便是佐證。

很多人發出感慨，疫情之下，2020年春天所經

疫情記憶

所見所聞，超過了此前閱歷的總和。人生百年，歲月靜好的平淡生活，更多是一種幻象。1956年，已92歲高齡的齊白石，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授予「國際和平獎章」。在獲獎典禮上，這位跨越兩個世紀歷經清朝、民國、新中國的畫壇巨匠，說了一段看似平淡實為深刻的話。他說，我畫了一輩子的花草和蟲魚，到了90多歲才明白，我畫的原來是和平。

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一生能醉心花草蟲魚，沉浸田園牧歌，是需要一個風淡雲輕的家國氛圍。白石老人近乎百年的人生旅途，經歷了整個民族的至暗時刻，戰火頻起，外辱內困，動盪逃亡交織而行，生不易，活不易，前路更渺渺。他這番發至肺腑的由衷之辭，何嘗不是袒露出對歲月靜好嚮往的一片赤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遭際。這世界似乎從來沒有真正的好過。疫情未了，各國政客傾注於疫情起源、追責的熱情，比主持本國抗疫的情緒來得更為熾熱。染疫病亡者的數字日日刷新，甚至已經超過了很多場戰爭帶給人類生命的傷害。冠冕堂皇的政客們並不為病魔吞噬的生命所動，瞻前顧後患得患失的抗疫策略，糾結着個人榮辱與黨派利

心靜下來收穫幸福

經過商場一間時裝店，旁邊幾位女士的談話吸引筆者駐足，甲女士說：「我就認出了是她！」乙女士語調帶點驚訝地說：「如果不是你說她是柏安妮，真的認不出來。」筆者循着她們的視線看去，見到那雙一直都炯炯有神的眼睛，也認不出確是多年不見的朋友，她，亦看見了筆者，彼此相視一笑點頭招呼是那令人感受到誠意和陽光般滿滿暖意的燦爛笑容。

柏安妮，香港娛樂圈上世紀八十年代少有的中、英混血兒女演員，有顏值更有學歷，跟她合作過的男星如發哥周潤發、哥哥張國榮、星爺周星馳、梁朝偉等等都是當時影壇紅極一時的小生，雖然柏安妮是新人，但她那份淡定而信心十足的獨特風格，總是給人一種自帶的「氣場」，被形容為「擁有上天賞飯的容顏」，圈粉不少，更是眾男觀眾心中的女神，指她是「美」得動人心魄的女星，就算是素顏，氣質也十分出眾，可親近卻又高貴，影壇中人當時亦這樣說：「不得不說上天的確很偏愛她，一切似乎是理所當然。」

也許有人覺得筆者是傳媒人，自然認識演藝人，不過筆者過去跟柏安妮未在工作上有任何交集，認識是因為柏安妮的溜冰師父是黃屏（已故台灣溜冰皇后），柏安妮是黃屏的愛徒，盡得恩師所傳，當年某部電影需要一位溜冰技藝了得的女主角，柏安妮被推薦了，從此晉身香港影圈，成就她為港產片的一線紅女星。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柏安妮正式退出香港娛樂圈，筆者知道這消息一點都不感到意外或驚訝，認識對方以來，筆者總覺得當時的小妮子，身上散發着另一種嫵媚以外的才華魅力，他日會在某工作領域中「成就非凡」；多年來透過朋友的告知，現在的柏安妮已是一位心理治療師，更主力開發電子遊戲助小童改善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等問題，洗盡鉛華的柏安妮，心境如她所說：「當你把心靜下來，你才能收穫幸福！」